

12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四

編輯者華亭雷璠

註釋者華亭雷璠

復魯絜非書

姚鼎

桐城姚鼎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江西新城人。乾隆間官山西夏縣知縣，為文

冲平和易，持論尤中正，著有山木集。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為君子矣。讀其

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

魚門，名晉芳，自號戴園，安

嶽欽縣人，書昌名永年，山東歷城人，二君均於清高宗時以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

惟為古文者最少。苟

為之，必傑士也。況為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

過當，非所敢任。鼎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為師友，剽

漂去聲，劫也。取

見聞，加臆度為說，非真知文能為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

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鼎聞天地之

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

此論極精古無

道及之者實自姚氏發之

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

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

諸子而降其為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

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

如杲日

杲音稿明也詩杲杲出日

如火如金鏐鐵

鏐音留黃金之美者

其於人也如憑高

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

鼓進兵以

其得於陰與柔之

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淪

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

天空廣大之處

其於人也溲乎

其如歎

溲音聊清深也

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

暝音煖亦作暖溫也

愀乎其如

悲

愀音悄容色變也

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雜難

爲來參差錯落而自成節奏其形容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

物者糅而氣有多寡糅音揉雜也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

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見易繫辭上傳註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夫文之

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而

不足爲剛柔而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

以爲聲歌絃管之全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宮商角徵羽十二

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謂之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

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歐陽修字永叔曾鞏字子固其

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

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矣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

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肉如又切音轉肥滿也

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於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

文之至者，通於神明，人力不及施也。

文之工者，往往於無意中得之。此數語非箇中人不能道。

先生以為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

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鼎

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邇人處。

宋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

建甯人著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

陳用光字碩士為絮

非先生之甥著有太乙舟文集按姬傳先生撰公墓誌銘云子四

肇熊肇光嗣光迪光肇光嗣光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未

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

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

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謗掖後進。欲共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

翱。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為之師。唐書韓愈本傳。愈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

授。皆稱韓門弟子。為文章。探本原。卓然成一家言。其徒李翱。皇甫湜。皆效之。然不及遠甚。少與孟郊。張籍友善。二人名未振。愈稱美

於公卿。故籍終成科名。按翱字習之。官至諫議大夫。籍字文昌。官至國子司業。湜字持正。官至工部郎中。均有文集。皆能磨

礱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

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既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

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

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

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

過訪貴鄉。梅崖先生。福建甯人。諸君子得見令兄筠園先生。筠園名仕玠。曾為臺灣鳳

山縣教諭著有小琉球漫志十卷及谿音等

是時先生遠宦山東

梅崖先生曾官山東夏津縣知縣

仕

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既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為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

易卦其行次且次且行不進也亦作趨起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足將進而趨起

何者

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

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

力絀於紛紜功隳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

必有所以自飾為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為之又皆

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

為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為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為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為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為一冊。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繩削。伏惟閱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驥再拜。

除莊長記

秦瀛

永嘉縣

屬浙江處州府

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責富民任莊

長。督逋稅。浸久法益弊。民重困。計一縣中析莊至數千以上。僉擇

富民為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誅。

責也。

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賄

音求。以財枉法。

也。賂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胥吏

資為利藪。除之於彼不便。輒多方慫恿。音疎勇。勸也。不克除。民又訴之。

郡守監司上之大府。知府稱郡守。按察使布政司。稱監司。總督巡撫稱大府。大府下於監司。

郡守監司。郡守又下於有司。積弊相沿。牢不可破。無有以民生圖計為念者。徒以一紙空文。上下往復。

清時官場惡習。大率類此。積弊因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永嘉無富民。乾隆甲

寅。余分巡溫處。清制各省重要府縣。設有分巡兵備道。溫處道駐溫州府。轄溫處兩府。稔其弊。亟議

除。郡守某曰。公欲除之。如病官何。利不能興。弊不能除。皆由此輩私心為之梗阻。余曰。君

以莊長為便於催科耶。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長耶。夫官所以

養民也。民病即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利民而官不

利者也。遂定議。請於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既

免。民皆曰。我公實免我役。吾民慎毋逋官賦。貽我公憂。應未有利民而官不利。

利之說
余記之庸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紫石泉山房記

吳定

予家舊居歙

安徽徽州府歙縣

西巖鎮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巖鎮

上游徙居之門濱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

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種桃李桂之屬竹間之與門前之竹中外

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泉瀲灩音瀲水聲流其上

豫章尚書曹公秀先東遊

秀先字芝田號地山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新建

為今江西之南昌府南昌古稱豫章

嘗棲息於此愛之名其軒為紫石泉山房者曹

尚書也

題點

巖鎮有萬家之市而予獨遠市而居人迹罕至以處讀

書之士為宜予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穉不自揆慨然思繼宋賢

之蹟而踐其庭以與游楊黃蔡諸賢伍

宋游酢字定夫稱薦山先生楊時字中立稱龜山先生

生均二程門人黃幹字直卿稱勉齋先生而是時塾師方訓迪以

蔡元定字季通稱西山先生均朱子門人

科舉俗儒之學如八股文試帖詩等專為應

科舉而學者曰科舉之學而予又私愛古人之

文藝詩歌早夜諷習以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畢心

力於四子之書

論孟學庸

四聖之易

伏羲畫卦文王周公作繫辭孔子作傳是為四聖

及凡六

藝

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口吟心繹奉以為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

嘗敢隕越也然而視聽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

論語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訓者又無幾矣回憶入塾之

初方冀與古人頡頏千載以上

頡頏讀若頁杭鳥飛貌飛上曰頡頏下曰頡頏此借以明抗衡之意

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愛博而業精力

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者棟宇初興黝堊

黝音幼上聲爾雅黑謂之

黝堊音惡以泥塗飾曰堊廣雅黝堊塗也

鮮濃泉甘竹綠童冠咸

集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未成人曰童加冠於首曰冠讀去聲古者男子二十行冠禮則為成人

讀書之音

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間遊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既凋殘池

亦竭矣此雖志得氣揚之子追尋舊蹟音逐迹也有不禁涕零者況僕以

垂老無成之人日覽斯泉能不悽然顧影而自悼哉俯仰今昔百感交集物猶

如此人何以堪階下有梅二本枯朽久矣嘉慶仁宗睿皇帝年號二年根旁忽產

雙芝芝為隱花植物亦名靈芝寄生於已枯之樹木上其體如菌狀蓋有雲紋下面有細孔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說文芝神

草也本草芝為瑞草服之神仙是年予舉孝廉方正於鄉考大清會典凡皇帝登極舉行孝廉方正特科

今各省督撫轉飭府州縣保舉送部考試請旨簡用子邦佐亦遊鄉學里人以為此雙芝之

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烏足稱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

小子之幼志而為此兆歟嗚呼是則誠瑞也已重學問不重功名破除世俗利祿之

見迴應上文幼穉之志作結文有歸宿

程異行傳

吳定

歙

安徽省歙縣

岑山程君異行諱學權予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仲

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賈人業

習商

仲豪邁峻厲君寬平恂恂長

者然見不善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惶恐不自容

是能知恥已伏下自盡之意

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分吾與若無慮

矣

能慰親心

君年三十餘佐其族富人賈於桐城族人以君為不能殖

利俾君閒居不任以賈居數年困甚族人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

小人能薦君於主君喜而委託之

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程君誤於不明此義故因窮

困而屈節

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座誚君言已顧君微笑

大舜隱惡

而揚善子貢惡政發人之陰私是人亦陰險之小人也

君面赤既退為家書一通具以告父

竟自縊而死

羞惡之心本於天性程君能知恥即是天良未泯沒處

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諒也

見論語子路篇諒小信也

哀哉顧以一行虧節

而輕身蹈死可謂知恥矣文以傳之豈獨慰恤君亦以惕人不義

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墮也墮而恥之晚矣

君子於此不可不慎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嗚呼世之赫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君今日之

事蓋有之矣

暮夜乞憐白晝驕人營狗苟恬不知恥者

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為風俗

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

借程君以激勵人之不知恥此是作者本意

釋三九

汪中

一奇二偶

單數曰奇雙數曰偶奇音竊

一二不可以為數二并一則為三故三

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為數故九者數之

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

加禮記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註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

三推

禮記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間帥三公九

國又詩本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

九為之節九章

周禮春官司服掌先王袞冕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一曰

龍二曰山三曰華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九命周禮大宗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飾以為績九命伯以九儀

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屬是

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

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

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

市三倍

易說卦傳第十章

詩如賈三倍

詩大雅瞻卬之篇註謂賈物而有三倍之利

論語焉往

而不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春秋傳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註黜退也士師獄官

三折肱為良醫

楚詞作九折臂左傳定公十三年齊高疆之言

此不必限之以三也論

語李文子三思而後行

李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雌雉三嗅而作

論語鄉黨篇梁山雌雉時

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嘆而作註共向也嘆雉鳴也

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

註詳下此不

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註令尹官

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閭名穀於菟

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

管仲曰吾

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田忌三戰

三勝

見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忌齊將

范蠡三致千金

史記范蠡去越變姓名為陶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

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好行其德者也

此不必信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

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

屈原離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不能有九

也詩九十其儀

詩幽風東山之篇曰九曰十其言之多也

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

一日而九迴

兩語均見太史公報任少卿書

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

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九地言深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

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辨微論

惲敬

有天下之實人之所樂居也。篡天下之名人之所不樂居也。可以居有天下之實矣。不居篡天下之名可也。可以居其實而幾幾乎不能居則進不足以取萬乘而退且至於覆全宗。於是乎名有所不顧而篡隨之建安。

後漢獻帝年號

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令曰孤始舉孝

廉

孤者王侯之謙稱禮玉藻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考魏志公年二十舉孝廉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

徵為典軍校尉意更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操之墓此其志也。

操始無篡天下之心

明年正月即以子丕副丞相

魏志

云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去下令止數十日耳十七年而加殊

禮

魏志云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十八年而受九錫

魏志云天子策